

记忆场所视角下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

——基于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的个案分析

王永桂¹, 叶姗², 江红¹

(1. 黄山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黄山, 245041; 2. 吉安县湮田中学, 江西吉安, 343105)

[摘要]受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影响, 地方居民对于地方传统文化的认同普遍存在认同危机的现象, 文化认同危机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记忆场所理论视角, 结合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案例分析, 研究表明“保徽”传承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建徽”创造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改徽”拓展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研究认为通过对地方文化记忆场所的传承、创造与拓展能够有效地唤起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记忆, 强化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从而长效地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徽州文化; 记忆场所; 文化记忆; 文化认同

doi: 10. 3969/j. issn. 1673-9477. 2019. 03. 017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9)03-082-05

全球化与现代化导致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模式的不断变化, 加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使得现代化和城市化与地方文化不可避免产生冲突^[1]。地方传统文化在地方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中的功能受到较大程度的弱化, 居民与地方传统文化的距离显得日趋渐远, 从而忽视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功能与存在, 导致居民对地方文化存在文化认同危机。而文化认同对个体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并影响个体行为^[2]。文化认同危机的存在将会影响到地方居民文化保护的意识与行为, 而地方居民又恰是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主体^[3]。一旦文化认同危机现象普遍存在必然会动摇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所依赖的根基。我国各级各类文化生态保护区要使其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得以有效保护与传承, 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是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缺失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来谈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会显得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由此, 文化生态保护区如何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对于保护区内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实际价值与意义。

一、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对于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建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从地方文化自身视角研究如何利用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

同。诸如李凡研究了佛山祠堂对地方文化认同建构所扮演的价值性功能, 认为祠堂强化了人们对地方文化认同感^[4]。也有研究认为地方传统民俗的传承和发扬能够强化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度^[5]。同时, 陶琼的研究也认为可以通过广泛宣传民俗文化来提升居民地方文化认同^[6]。有研究进一步提出通过对传统文化生活展演的社会强化来构建中华文化认同^[7]。孙九霞等通过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纸商品化的研究认为文化资源商品化对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较大的影响^[8]。这些研究表明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建构需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地方文化的各种资源, 正如曹海峰研究指出强化民族文化认同需要依赖于传统民族文化, 规避认同危机所产生的文化认同缺失^[9]。

二是从地方居民自身因素探讨文化认同的建构。相关研究主要有单铭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研究提出居民的社区情感和文化价值观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具有积极影响作用^[10]。类似的研究也指出居民的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影响了居民的文化认同^[11]。同时, 有研究认为居民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也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3][P19]}。贺彦凤等研究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强化需要调整人们的文化心态和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12]。胡培培的研究也强调了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认知, 培养文化自觉意识是建构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2][P243]}。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强化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归属

[投稿日期] 2019-07-20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 AHSKQ2016D33)

[作者简介] 王永桂(1977-), 男, 江西吉安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区域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管理。

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13]。以上研究主要是围绕地方居民的主观层面因素来探索如何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

三是从外部相关机制探索文化认同的建构。有研究人员通过对丽江地方居民三多节文化认同调查研究认为政府应大力宣传民俗文化,创造传统文化学习氛围来提升居民地方文化认同感^[14]。也有相关研究从事件与仪式理论角度研究认为事件的刺激作用对于居民文化认同具有积极影响作用^[15]。周鸿雁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强学校对文化的教育来提升居民地方文化认同^[16]。另有研究表明可以充分利用“利益动力”的机制来建构人们的文化认同^[17]。该层面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政府和社会的角色来探讨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强调了政府及社会在建构文化认同中的功能与作用。

本研究以记忆场所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黄山市所开展“保徽、建徽、改徽”运动的个案剖析,从记忆场所的传承、创造与拓展三个层面探讨居民文化认同危机情境下如何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从而长效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研究理论基础

(一) 记忆场所理论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通过对“记忆”与“场所”内在关联机制研究发现历史遗存的地方空间对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实际作用,并首次提出了“记忆场所”这个概念,系统构建了记忆场所理论。记忆场所(place of memory)是指传承群体记忆的地方,是建构群体记忆的场所^[18]。该理论提出通过记忆场所来保留群体的集体记忆,建构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归属^[19]。该理论认为记忆场所主要体现为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三种形式的场所^[20],诸如一些生产、生活、宗教仪式性等场所。这些场所能够帮助人们建构对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记忆场所”提出后,被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者广泛应用于诸多的研究领域^[21]。诸如,陆邵明研究认为通过保护和利用记忆场所,可以将人们与历史的社会生活关联起来,进而建构文化认同^{[1] (P66)}。人们正是通过记忆场所获取社会身

份,获得情感归属和自我认同^[22]。董琦琦认为记忆场所表现形态与文化记忆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23]。人们对过去记忆与所关联的物体、空间场所及事件紧密相关^{[1] (P65)}。可见,文化认同必然与特定的语境和场所相互关联。记忆场所与文化认同的这种内在关系,甚至被研究人员认为记忆场所就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24]。

(二) 相关概念

1.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特定文化群体和文化场域所形成的归属感^{[1] (P64)},是个体意识深处的文化归属^[25]。文化认同体现了人们对于一种文化所达成的共识与认可^[26],并共有文化符号、文化规范和文化理念。从宏观来看,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的认可;从微观来看,文化认同是人们的各种文化记忆而建构起来的^[27],表明的是人们对所属文化的态度,文化认同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直接认可和群体的文化记忆。而记忆场所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必然会使个体对所属文化的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

2. 文化记忆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记忆既有社会基础,还有文化基础,并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28]。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表现形式,是由某群体共享并向群体成员传达的一种文化的身份认同^[29]。这说明文化记忆是一种体现群体形象并使群体成员对该形象产生认同的记忆^[30]。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符号来形成,诸如文本、图像、建筑物、遗址、纪念碑等各类文化符号。可见,记忆场所的保护与利用对于文化记忆有效形成的作用不可或缺。有研究者已关注如何保护、活化和创新记忆场所来传承文化记忆,从而加强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感。

三、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的个案分析

(一) 案例地概况

黄山市是徽州文化核心发源地,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优美的生态资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成为地方的两大特色产业。目前,黄山市内拥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

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7 项,国家级名录 20 项;截止 2019 年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 271 个古村落,数量名列全国地级市第二。2018 年入境旅游人数达 262 万人次,国内游客人数达 622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572.76 亿元^[31]。原文化部于 2008 年批准黄山市、安徽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三地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徽州文化生态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地促进了徽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徽州文化体系健全、内容丰富、蕴藏厚重、特色鲜明,涉及经济、社会、教育、医学、工艺、民俗、建筑等诸多领域。其中徽派建筑堪称徽州文化的名片,是徽州文化集大成者,全面反映了古徽州人的情感思想、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徽派建筑的特色和风格集中体现于古民居、祠堂、牌坊及园林等相关建筑物,尤其是受徽州传统文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徽州古民居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黛瓦、马头墙、砖木石雕等成为古民居的标配。虽然黄山市遗存的古徽派建筑众多,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承载徽州文化记忆的古徽派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或消失,从而导致地方居民失去了徽州文化记忆的依赖,产生了对徽州文化认同的危机现象。因此,如何保护、活化和创新承载徽州文化记忆、维系徽州文化认同的徽派建筑,成为黄山市在建设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针对徽派建筑的传承问题,黄山市提出了“保徽、建徽、改徽”来传承和弘扬徽派建筑风格,强化徽州文化认同与归属。

(二) 保徽——传承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保徽即黄山市对市域内各类遗存的徽州古建筑,按照政策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修缮与保护。黄山市对徽州古建筑的保护原则上以原址保护为主,辅以必要的迁移集中保护形式。其中宏村、西递、呈坎和唐模的徽州古建筑就是原址有效保护的典范,而以潜口民宅、古城岩、湖边古村落则为迁移集中保护的典型。2009 年黄山市推出并实施“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来进一步加强对古村落和古民居的保护力度,该工程选择市域内 101 个古村落和 1065 幢古民居进行保护性利用,目前已融合来自政府、民间、企业等各类资金达 60 亿元,

用于修缮古民居、古祠堂等徽州古建筑。通过该工程的实施有效地保住了古村落、古民居的“筋、骨、肉”,传承了徽州文化的“精、气、神”,强化了地方居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黄山市在对徽州古建筑保护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经验并形成了完善的保护体制,并于 2017 年制定了《黄山市徽州古建筑保护条例》,这说明了黄山市保护古建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通过各类保徽的措施,徽州古建筑得以有效保护,承载徽州文化记忆场所以得传承,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形成了良性的长效保护机制。

(三) 建徽——创造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建徽即对于市域内新建的相关建筑物要根据徽派建筑特征和风格进行建设。2006 年黄山市颁布了《黄山市徽派建筑风格保护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提出徽派建筑风格实行分区控制,一类区域建筑风格一律按照规划要求,实行严格控制区域内各类建设,诸如世界、国家级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二类区域建筑风格按照外观形式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的要求进行控制,这类区域主要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外的老城区、城市主要出入口、景区(点)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 300 米可视范围的村镇;三类区域建筑风格要适当体现徽派建筑风格要求进行管理,建筑物外墙色彩以灰白色为主色调。此类区域为城市新区、各类经济园区及乡镇。通过科学合理建徽规划,黄山市域内城乡形成了徽派建筑成群、成片、成线的格局,诸如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建筑群及黄山市文创小镇建筑群均为典型的新建徽派建筑。遗存的徽州古建筑客观上存在一定程度消失的情况下,黄山市通过建徽有效传承了徽派建筑文化与风格,为地方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徽州文化记忆场所,进一步强化了居民徽州文化记忆,有效建构了居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

(四) 改徽——拓展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改徽即对市域内非徽派建筑风格的建筑,根据不同分区控制要求,通过整治改造使其展现徽派风格。黄山市根据“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属地管理”原则,对于处在景区、景点周边建筑,要严格按照徽派建筑特征要求,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呈现徽派风格;省际或市际交界处重点村镇,要

求建筑的形态、体量、色彩等符合徽派建筑特征,形成整体徽派风格;其它相关区域内的非徽派建筑,以整治色彩、改造平屋顶为主来体现徽派风格。黄山市通过分区控制、分层次要求的办法科学合理地推进相关区域建筑物的改徽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市域内中心城区主次干道、高速公路及旅游公路两侧、重点村镇及旅游景点区域、相关村落基本实现了“改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徽派特色的整体风貌。黄山市在保徽、建徽工作的基础上,再辅以改徽工作,从而有效弥补了保徽与建徽在徽派建筑的数量上的不足与空间上的局限,广泛地拓展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更能有效地促进地方居民徽州文化记忆的形成,建构地方居民的徽州文化认同感。

四、结语

受全球化浪潮席卷和现代化进程影响,地方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危机甚或缺失现象,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地方居民对于地方文化认同的诉求意愿也愈加强烈,由于人们的过往社会生活、社会的历史事件往往通过建筑的空间结构的形式加以呈现和保存^[32],一些地方上的文化遗产、传统历史街区、传统生活方式等成了有效建构地方居民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33]。可见,建筑物是人们形成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依赖。文化认同作为人们在特定场所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产物^[34],说明文化认同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记忆场所。因此,建构地方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需要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文化记忆场所,以促进居民文化记忆的有效形成,进而对地方文化产生认同感。本研究通过对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案例分析,认为黄山市通过传承、创造和拓展徽州文化记忆场所,使市域内的古徽派建筑得以有效保护,徽派建筑风格得以不断传承与创新,徽派建筑空间得以广泛拓展。“保徽、建徽、改徽”工作的落实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居民徽州文化记忆形成,对文化记忆的传承具有重要实际效应,全面建构了地方居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感。黄山市在传承、创造和拓展文化记忆场所的做法和经验,对于其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构地方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陆邵明. 记忆场所: 基于文化认同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J]. 中国名城, 2013(1): 64-68.
- [2] 胡培培. 反思与建构: 当代青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认同[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04): 243-248.
- [3] 王永桂, 赵士德. 地方依恋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8(01): 19-27.
- [4] 李凡, 杨俭波, 何伟财.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J]. 人文地理, 2013(06): 9-16.
- [5] 杨春梅. 中缅边境华裔居民婚俗与文化认同初探[J]. 保山学院学报, 2018, 37(01): 98-101+108.
- [6] 黄雪莹, 莫宁. 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以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为例[J]. 中国商论, 2017(16): 62-64.
- [7] 杨盼. 民族交融视域下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建构[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01): 47-53.
- [8] 孙九霞, 吴美玲. 商品化视角下族群内部主体的文化认同研究——以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纸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03): 67-73.
- [9] 曹海峰.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认同的现实考验与建构策略[J]. 学术界, 2016(12): 144-153+325.
- [10] 单铭磊. 扎根理论视域下旅游开发影响社区文化认同的内在机理研究——以东昌古城旅游景区为例[J]. 东岳论丛, 2015, 36(9): 132-137.
- [11] 王永桂. 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67-73.
- [12] 贺彦凤, 赵继伦.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01): 202-204.
- [13] 王永桂, 赵士德. 文化自信与文化归属对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的调查[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39-46.
- [14] 陶琼. 丽江纳西族节事旅游开发及居民文化认同提升研究——以三多节为例[J]. 中国商论, 2017(16): 59-62.
- [15] 亚运会开幕式对广州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仪式理论的分析[J]. 地理科学, 2014, 34(5): 587-593.
- [16] 周鸿雁. 城镇居民对我国主流价值文化认同的问题及对策[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 22-26.
- [17] 林彦虎. 论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共识建构的双重动力

-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6(02):43-50.
- [18]朱佳维, 陆邵明, 杜力. 空间句法视角下记忆场所的地域差异性研究——以云南怒江流域怒族传统民居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8):33-38.
- [19]沈坚.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03):205-219+224.
- [20]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J].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21]张立群, 杨安华. 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132-142.
- [22]庄立峰, 叶海涛. 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文化记忆[J]. 艺术百家, 2016, 32(05):217-219.
- [23]董琦琦. 空间场域与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研究[J]. 江汉论坛, 2014(6):83-86.
- [24]仲富兰. 古镇文化记忆保护路径探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13, 21(8):61-65.
- [25]王砚文. 基于文化认同内涵扩展的民族和谐关系构建——蒙藏关系下的文化认同反思[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12):48-51.
- [26]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27]刘振怡. 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 学术交流, 2017(10):23-27.
- [28]扬·阿斯曼, 陈国战. 什么是“文化记忆”?[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06):18-26.
- [29]扬·阿斯曼, 管小其. 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J]. 学术交流, 2017(1):10-15.
- [30]王蜜. 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6):8-17.
- [31]黄山市统计局. 2018年黄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huangshan.gov.cn/News/show/2669540.html>, 2019-3-28/2019-07-12.
- [32]朱蓉. 记忆·场所·城市——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城市与建筑的再思考[J]. 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 2007, 29(5):23-25.
- [33]蔡天抒, 袁奇峰. 以“地方文化认同”为动力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于广东地方文化保育行动的实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2):114-120.
- [34]金德楠.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建构逻辑[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6(02):179-18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from perspective of place of memory: Case study of Protecting Hui, Constructing Hui and Changing Hui in Huangshan city

WANG Yong-gui¹, YE Shan², JIANG Hong¹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2. Litian Middle School, Jian 34310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local residents have an identity crisis on local culture,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of memory, addressing the case study of protecting Hui, constructing Hui and changing Hui in Huangshan c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rotecting Hui inherits Huizhou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constructing Hui creates Huizhou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and changing Hui expands Huizhou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heritance, creation and expansion of local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can effectively arouse residents' memory of local culture, strengthen residents'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Huizhou culture; place of memory;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